强词有理

用生命换法律

□ 安立志

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的惨死，换来“收容遣送办法”的废止，用生命换取了法律的进步，这是当代的例子。古代也有类似的例子，比如初唐大理丞张蕴古的被冤杀，换取了死刑复核制度的完善。

张蕴古是相州洹水（今河北魏县）人，此人不仅天分极高，记忆力超强，“能背碑覆局”，而且“博涉书传，善缀文”，文化素养优异，且“尤晓时务，为州闾所称”，而这则是通往仕途的必要条件。尤其重要的是，他赶上了一个好时代，那就是唐朝初年的“贞观之治”。

张蕴古原是幽州地方政府的一个基层公务员。贞观二年（公元628年），新皇上任之初，他居然给唐太宗李世民写了一封劝诫信——《大宝箴》。古往今来，总有那么一些文人，为了攀上高枝，焚膏继晷地“学成文武艺”，处心积虑地“货与帝王家”。张蕴古很幸运，碰到一位好买主，李世民很识货，看了这篇劝诫信，高度评价，予以奖励，而且直接将张蕴古调入中央政府担任大理丞，负责刑狱案件的审核工作。张蕴古在大理丞岗位上不到四年，一起案件终止了他的人生轨迹。

张蕴古奉旨审查囚犯李好德，此人风疾癫狂，有妖妄之言，涉嫌“恶攻”或“滋事”，被皇上下令逮捕入狱。张蕴古认为，此人有明显的精神病症状，依法不应治罪。审查结果上报后，李世民同意宽大处理。张蕴古万不该向囚犯泄露皇上旨意，更不该与囚犯在狱中对弈。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对张蕴古提出弹劾，理由是张蕴古本系相州人，而囚犯之兄则是相州刺史，张蕴古为李好德开脱，显然是“情在阿纵，奏事不实”。李世民当即大怒，下令将张蕴古立即处斩，张蕴古魂断长安东市。

在“家天下”的皇权时代，无所谓“人治”“法治”，“国法”即“家法”，皇上口含天宪，言出法随。中国古代第一明君李世民尚且如此，何况其他！不过，张蕴古也并非如南宋著名文学家洪迈所说，乃“无罪受戮”，其司法过程至少存在瑕疵。比如，他怎么可以将最高当局的处理意见泄露给囚犯？作为司法人员他怎么可以在狱中与囚犯下棋？囚犯既能下棋，其精神病患者的身份是否还能成立？如此等等。纵然如此，张蕴古毕竟罪不致死。因此，张蕴古的脑袋刚落地，李世民就后悔了。他批评丞相房玄龄，“公等食人之禄，须忧人之忧，事无巨细，咸当留意。今不问则不言，见事都不谏诤，何所辅弼？”然而，房玄龄之相权之于李世民之皇权，毕竟只是权力辅佐，而非权力制衡，古代朝臣，如魏征者，能有几人？

李世民与别的皇帝确有不同，多数时间还是清醒的，于是他下令，今后“‘凡有死刑，虽令即决，皆须五覆奏。’五覆奏，自蕴古始也。”应当指出的是，“覆奏”并非“复奏”，“覆奏”之“覆”，乃审查、考察之意，这也是“覆”字早已有之的义项。李世民通过反思亲手制造的冤案，着手对死刑审核制度进行改革。李世民又对全国作出指示，“自今后，在京诸司，奏决死囚，宜二日中五覆奏，天下诸州三覆奏。”不但把覆奏的时间延长，而且明确区分了三覆奏与五覆奏的适用范围。这一进步是用张蕴古的生命换来的。唐代从此开始了“慎刑”“恤刑”，“少杀”“慎杀”的新时代，从而构成了“贞观盛世”的法制要素。

张蕴古之死尽管换来了法制的某些进步，但这种代价未免过于沉重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一起冤案，原因是张蕴古给皇上的劝诫信中已经就此提出了有关建议。他在《大宝箴》中指出：“众弃而后加刑，众悦而后命赏。弱其强而治其乱，申其屈而直其枉。”张蕴古的被“加刑”，《贞观政要》的作者吴兢认为，系权万纪以“小人深文”“陷蕴古于非辜”，并非“众弃”的结果，而他自己倒成了需要皇上“申其屈而直其枉”的对象。令人更感沉重的是，唐太宗李世民无法避免这一冤案，其制度原因也早已被张蕴古所揭示，“争臣司直，敢告前疑！”而权力监督如此软弱，这正是李世民批评房玄龄的主要原因。

南宋文学家洪迈感叹道：《大宝箴》作为张蕴古的重要思想遗产，不知为什么《新唐书》竟然全部删除，而《资治通鉴》只摘编了部分语句，最早是唐“开元盛世”的著名史家吴兢保留了这一文本。《大宝箴》的确文辞优美、思想深刻，张蕴古如此阐述他的法律梦：“如衡如石，不定物以数，物之悬者，轻重自见；如水如镜，不示物以形，物之鉴者，妍媸自露。”略作翻译如下：法律就像秤和石一样，虽不确定物体的重量，而物体用秤一称，轻重就显示出来；法律就像水和镜一样，虽不显示物体的形状，但物体经镜一照，美丑自然呈现出来。

张蕴古斯人已去，思想犹存！

坊间纪事

人道和鬼道

□ 王学文

一早坐动车去青岛出差。由于晚上睡得少，在车上闭目养神。蒙眬中听到两个电话，见识了两种人。

“你好，你是姜什么强吧？”像是刚给陌生人拨通电话，语气很是谦恭。语速适中，语音温和。刚开始我以为他在求对方办什么事。

“我刚才坐出租车，听交通广播，说有人丢了钱包，留了你这个电话。钱包我捡到了，里边有身份证，是你这个名字。”却是在做好事！仍是语气沉静，没有夹杂一点因为给人帮忙而有的自喜和骄矜。

“你说说钱包里都有什么东西。”这是必要的程序。是个有心的人。

“对，嗯，嗯……”对方像是在报失物清单，这边答对着。

对方果真是失主。

“这样，我出差了，钱包留在了单位，你告诉我你的地址，我让同事用特快专递给你寄过去。”送还失物，还要搭上钱，但说出来没有一点不自然、不情愿。

“没什么，别客气。”对方像是在电话里表达谢意，这边仍是淡然。挂了手机。

“人中君子。”我心中一阵暖意。“毕竟是人间，春风阳光多。”

这是一位。就坐在我的后座上。

列车继续前行，我继续闭目养神。

一个声音从更后排的座位传来。同是男音，却夸张，说得快：

“他退休前在A市公安局当政委。知道王大关吗（貌似一个很厉害的人物）？王大关当局长，他当政委。那一次你在饭店里给他送过3000块钱的卡，我也在场。”拉大旗作虎皮，意欲何为？电话那头像是个有点钱的人物。

“他儿子在北京武警当司令。嗯，武警司令以前叫总队长，现在叫司令。其他省武警是副军级，北京武警管得人多，是正军级，武警总部是大军区级……”

好像怕前边铺垫得不够，又拉人家“司令儿子”作垫背。天南海北，东拉西扯，不管对方是否听明白了，滔滔不绝，只管自己说下去。像是在唬对方，更像是在给本就有点心虚的自己打气。

到底意欲何为？

“我现在正去青岛，从青岛坐飞机去A市，去看他。你给我买张飞机票哈。”目的在这里！“好，到青岛我把身份证号码告诉你。”

真不容易啊。为一张机票，费了这么多心机和唾沫。

我可能和他同时舒了口气。我终于听明白了。他终于实现目的了。

对钱，对人，这是社会上的两号人。

人有人道，鬼有鬼道。

犹记一城槐花香

□ 张 柯

说来挺有意思的，在山东一些地方的方言里，人们常将“本地”的“本”字读作“笨”，在说到本地出产的物件时，往往以“笨”代“本”，以“笨”代“土”。比如称土鸡为“笨鸡”，“笨鸡”下出来的蛋就叫“笨鸡蛋”或“笨鸡子蛋”。还有，称本土的狗为“笨狗”，称国槐为“笨槐”。只是，这里的“笨”没有丝毫贬义的成分，却有几分夸赞的意思。

有一回，为了证明“笨槐”到底是什么槐，我与某位年轻朋友抬起杠来。小伙子坚持“笨槐”就是刺槐，而我认为刺槐是洋槐，国槐才是“笨槐”。小伙子说，他的家乡遍植“笨槐”，父亲是农村基层干部，带领老少爷们植树造林，不知种过多少“笨槐”，他是从小看着“笨槐”长大的，绝对错不了。我说本人年轻时干过木匠，熟悉大树，认识木头，读过专业书籍，我是闻着槐花的香味长大的，国槐与洋槐分得倍儿清。

眼看双方“战火”趋猛，不弄个水落石出，恐怕一时难以停歇，同桌的朋友急忙向林业专家电话求援。专家就是专家，斩钉截铁几句话，问题就正本清源了。小伙子虽败，嘴巴里还在嘟囔，看样子没有心服口服。

有一年，著名歌唱家于淑珍来济南演出，接受记者采访时，深情地回忆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来济南演出的情景。她最难忘的是那时满城的槐花香，歌唱家的话瞬间勾起了我对过往的回忆。

那时的济南城不大，马路上没有多少机动车，槐花盛开的晚上，一城槐香四溢。父母亲带着我们兄弟晚上散步，香而不腻的气息随着晚风扑鼻而入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每每拉开回忆的大幕，那香风一路的夜晚，总是作为保留节目在我脑海里一遍遍上演。一个有记忆的城市，不光有老树老街老建筑，还有属于这座城市的老味儿，让一代又一代的人看也看得到，闻也闻得到，记也记得住。

遗憾的是，这些年来，老建筑越来越少，老城的气息越来越淡。自然界的香风与空气污染“斗气”，好比秀才遇到兵，总是败下阵来。如今，槐花依旧开，槐香难再来。值得期待的是，2013年国家启动了六省七部委大气污染防治机制，“六省”里面就包括山东，槐香再来的日子终于有盼头了。

心理学告诉我们，所有能引起人们回忆的东西，气味排在第一位。心理学近年还证实，男女谈恋爱，如果接受且喜欢对方的气息，结成秦晋之好的成功率一定会高。反之，就是另外一副样子了。为此，有专家还出了一个主意，给人介绍朋友时，先采集各自的气味传播给对方，让他们未见其面先闻其味，双方气味相投方才相亲。这种从气味入手来成人之美的心思，实在令人叫绝。

济南西部的老城区是槐荫区。明代时，这里就有南大槐树庄、中大槐树庄、北大槐树庄等地名。那时候洋槐还没有进入中国，“笨槐”和垂杨是这座城市的当家树。泉城柳树多，槐树也多，地名中有柳树和槐树的更不少。泉池边多栽柳，老街上多植槐。一柳一槐，一柔一刚，勾勒出老城的风景线。不过，从几个槐树庄演变成一个“槐”字当头的城区来看，槐树好像比柳树更高一头似的。槐树荫人，槐花医病。国槐的花蕾称为“槐米”，可以入药，归肝、大肠经，有凉血止血、清肝泻火的功效。唐代诗人岑参诗中的“六月槐花飞，忽思莼菜羹”，说的就是国槐花。洋槐花的香气比国槐花浓郁得多。洋槐原产美洲，经欧洲传到中土，在华夏大地扎下根来。如同外来的佛家文化后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一样，洋槐花盛开的香气与这里原有的芬芳融为一体，使得人们渐渐忘记了她的出身，将她误会为“笨槐”。可叹时光荏苒，洋槐已不洋，“笨槐”原不笨。

梁实秋先生散文《树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北平的人家差不多家家都有几棵相当大的树。前院一棵大槐树是很平常的，槐荫满庭，槐影临窗，到了六七月间槐花满树，使得家像一个家……”

一座城市不也这样？夏日里，数不清的老槐撑开巨伞，将人们拢在一片绿叶葳蕤的阴凉地里，听着蝉鸣，闻着槐香。这就是我心目中像家一样的城市。在山东一些地方的方言里，“清凉”与“清醒”常常一个意思。一个人，无论钱赚得再多，官做得多大，做人总是清凉一些好。当一时不那么清凉时，坐在槐荫下，来上一碗槐花汤，应是个不坏的选择。

归去来兮，我的槐香；归去来兮，泉城的老味儿。

时尚辞典

宅男物语

□ 北 风

我是宅男。

我总是足不出户，习惯家里蹲。外表不修边幅，时常胡茬满面。我昼夜颠倒，像蝙蝠。生命大半浪费掉，拖拖拉拉难以自拔。一天只吃两餐，不是为了减肥，纯粹乃时势所致。

身边女性友人都羡慕我有“苗条”的好身材。我看起来一派斯文，苍白。我宁愿当个孤芳自赏的才子，也不愿当个过街如入灶厨的痞子。我脑力有余，体力不足。我不常被太阳晒，比较常晒月亮。唯一的运动是爬楼梯。总之听人说，“大隐于市”的指数愈高，就愈有成为“宅男”的潜力。

宅男依嗜好、习性有所区别。有的蓬头垢面而沾沾自喜（自欺吗）；有的仙风道骨而遗世独立（自闭吧）；当然也不乏文质彬彬，却心如死灰者（自逐矣）。表里不一的模样，总令我辈父母万分诧异——电脑如许可怖，竟将孩子的三魂七魄牵走——他们抓破了头皮也料不到，足不出户的现代宅男究竟其来何自。也许他们会怀疑自己上辈子造了孽以致这辈子生下怪胎吧。

宅男的口语表达不太流利，所以宅男不太喜欢跟人说话。宅男生性闭俗，难登大雅之堂，要么一开口就嘘声连连，要么就是讲冷笑话搞僵了气氛。

宅男情同不慎涉入兰若寺的书生，注定落魄无门，穷尽毕生的精气，也无由救赎。镇日戍守电脑前，除了挂线在BBS或MSN上卖力“键谈”之外，就是迷电脑游戏了。据可靠消息指出，宅男将是人类遭到数码科技制约后遗症的首部曲。网络成瘾，沦为宅男生命中不能回避之轻。

在宅男世界里，人际交流渐渐分崩离析、乃至变质、扭曲。我们再也回不去现实的世界，一味义无反顾投奔虚无的疆界——自以为辽阔，其实疏离。看似峰回路转，却是步步绝境，人生忽然就变得存在主义。

宅男的成因不乏历史脉络可循。相传孔子之子孔鲤，自幼博览群书，每当他巴望着窗外孩童奔跑嬉戏的身影，便会蹑手蹑脚溜至门边，孔夫子见状只是一派正襟危坐，问道，十三经读完了没呀？于是，可怜的小鲤只好乖乖回到书房。接二连三又试图开溜了几次，都被父亲给抓包、劝退了。其之所以宅者，非其所愿，遂导致抑郁而亡。反观现下的宅男，心甘情愿赖在家，颇有“虽千万人吾‘宅’矣”的气魄。而孔鲤确实可谓古代宅男之首选。

就我个人而言，虽非百分之百的典型宅男，倒也十之八九。我可以坐在电脑前泡论坛泡掉一整个下午。再不然就窝在房间玩线上游戏、听音乐、唱歌。反正楼下就是便利商店，一次采买三天份的干粮绰绰有余。寂寞难耐我就跟我养的宠物说话。我多么希望某天，能够和它们以（人）物易（宠）物，知己知彼。

宅男正如同罗马并不是一天造成。我洗之不去的黑眼圈和永远晒不黑的皮肤恰巧是尴尬的对照。正所谓，宅男不懂浪子泪，浪子不懂宅男悲。宅男之静与浪子之动，两者之间，似乎贯串了某种直见性命的禅意。

呜呼哀哉！我是一个多么可耻甚至无可救药的，宅男。你们都不懂我的心，我的寂寞已入膏肓了啊。

手机语文

只要不更糟就是好

□ 林 玉

冬至的第二天，我甩开臂膀大步流星地走在温暖和煦的阳光里，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还能这样。

今年5月上旬，丈夫突然离世，如当头一闷棍，我被打了个半死。两周之后，问题接踵而至。一日在电梯里偶遇好友，提及遭遇大灾难一事，我的头脑登时完全空白，出电梯时当即摔倒。一阵胸闷憋气，感到左胸和后背疼得厉害。很担心摔坏心脏、摔断肋骨，赶紧去医院作检查。很佩服这位专家医生的果断结论：“软组织损伤，肋骨无大碍。”此后在疼痛的漫漫长夜，坐卧不宁，思绪万千，翻腾了许许多多的陈芝麻烂谷子。想到“浴盆曲线”，认定自己正处在伤痛的“平坦盆底”，等过些时日，想必会逐步好转，各项指标会慢慢爬上“浴盆边沿”。果然，将近一个月之后，伤痛逐步减轻，平生第一次真切体味了什么是“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”。

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一日凌晨，不知何因肩膀突然疼了起来，抬不起胳膊，穿不上衣服，用了各种治疗办法，包括咬牙坚持“两只手爬墙”，也不见好转。偏巧有出差任务，强忍疼痛穿上有些不搭的衣服，出门乘了车。未曾想随着一路奔波，肩膀的疼痛居然逐渐消失。可谁知又出现了眼睛和鼻子奇痒难忍，坚持了一周，不得不去找大夫看病……再后来又反复出现胳膊疼，有时还两只胳膊轮流“当值”，有时则是膝盖、手腕和手、脚的关节一起凑“热闹”。一个接着一个，一串接着一串，疼痛接连不断。

历经折磨，我已经没有足够的耐心，也实在没有时间回应这连续不断的“诉求”，于是就不得不采取“不予理睬”。心想，它们也许是正在“浴盆底”，也许是在向趋势看好的“浴盆爬坡底边”挪动，等等看吧，一定要学会“逆来顺受”，一定要对“病去如抽丝”抱有信心。果然，规律慢慢出来了：各种疼痛基本上都是突如其来登堂入室，两三天、三四天最多一周消失，然后是另一种疼痛的突然出现，再然后来就是几天从重到轻重不变，再到有点见轻，再往后就是明显见轻，直到今天出现的这唯一的了无疼痛一身轻。

仰望瑰丽、温润的高天，我热泪盈眶。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天际传来，她先是细小轻微，继而越来越明亮清晰：只要不更糟就是好。

心灵小品

王羲之死于何疾

□ 浅 水

书圣王羲之死得早，只活了五十八岁，还不到耳顺之年，他是怎么死的呢？

他的书法成就，家喻户晓，就不说了。在魏晋时代，司马氏专制统治下，知识分子精神很苦闷，先是服散，以后又寄情山水，总之是尽量逃离现实，寻求解脱。

王羲之也不例外，他也服散，在当时，“五石散”被认为是长生之药，而其实，它不但没有保健作用，反而会使身体受到伤害。王羲之同样没有从服散得益，反而影响了健康。

所谓“五石散”，鲁迅《魏晋风气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说，“是一种毒药，是何晏吃开头的。汉时，大家还不敢吃，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，便吃开头了。五石散的基本，大概是五样药：石钟乳、石硫磺、白石英、紫石英、赤石脂；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。”

对“五石散”的“养生”功效，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表示质疑。孙思邈也说：“五石散是大猛急毒，宁可吃有大毒的野葛，也不要吃五石散。遇到这样的药方，就应该马上烧掉，勿使它成为人类的祸害。”他并分析五石散是集诸药之弊性，集中起来使用，所以害人不浅。

王羲之服五石散，大凡此类东西，他是来者不拒，“得足下旃罽胡桃药二种，知足下至，戎盐乃要也，是服食所须。”他的身体因此越来越差，从他和亲戚、友人的书信往返也可看出，他很为自己病情的加剧不安。

“吾顷无一日佳，衰老之弊日至，夏不得有所瞰，而犹有劳务，甚劣劣。”（衰老帖）

“吾昨暮复大吐，小瞰物便尔。”（极寒帖）

“仆脚中不堪沉阴，重痛不可言，不知何以治之，忧深，力不一一，王羲之顿首。”（旦反省）

“得书知问，肿不差，乏气。”（肿不差帖）

“胸中淡闷，干呕转剧，食不可强，疾高难下治，乃甚忧之。”（昨还帖）

“吾夜来腹痛，不堪见卿，甚恨。”（夜来腹痛帖）

“吾故苦心痛，不得食经日，甚为虚顿。”（十一月四日帖）

这些邮件，都是极好的书法，被后人称为“法书”，宋太宗将其收入丛帖《淳化阁帖》。不像现在人们所认为的，只有经过精雕细琢然后参赛参展获奖才算书法作品。除碑帖之外，这种随意挥写的书信、文稿，往往更能看出书家真正的书法功底。

关于这一点，古人也是这样认为，馆阁中挂的楷书，笔笔粘实，不能说不精致不华丽，但要寻找书法的绝妙之处，则到死也没有一笔。王羲之的书信，随意挥洒，并不刻意于“章法”，这些精妙书法，纸素流传，容易散失、破败，所以已经很少见其真迹。

可惜得很，这些书信往返，传递的是一种叫人徒增忧愁的信息。也就是说，这实际上是王羲之的“自述病历”。归纳起来，患者王羲之，有服散史，燥热，遇凉则佳，干呕，吃一点东西就呕吐，食欲大减，又胸中淡闷，干呕加剧，浮肿不消，伴有痛风症状，夜晚腹痛，体症衰弱，颇显苍老。

根据王羲之这些症状，疑为药石中毒，并发消化系统病变。

纸上博客

一个锡匠的故事

□ 张晨义

年轻时，徐锡匠并不喜欢干锡匠。锡匠活儿苦。一要耐得精神的寂寞，春去秋来，埋头劳作，不风光，太单调。二要忍得身体的痛苦，制作须手脚并用，时间长了，背膀变形，五脏六腑都不舒坦。一辈子干锡匠，还不跟个蜗牛似的。少年心志，追风逐月，岂肯就此罢休。一听人提打锡壶的，就觉矮人三分。

他酷爱绘画，十六岁就在街上画主席像，后来四处挥毫，十里八村小有名气。父亲说：做人还得守本分，还是干这个牢靠。可他就是不认。娶了媳妇分了家，眼看人近三十，却仍没个如意的差事。度日艰难，不能不重新考虑了。世界之大，踩出条生路并不容易。转来转去，发现自己还是走不出锡匠的影儿。而立之年，这位锡匠之子看着化锡炉点了点头，没办法，干吧，这是命。

生在锡匠之家，木锤声里长大，他的手艺基本是看会的，并没有一回认真地求问。旧时弟子出徒，当师傅的要送套工具。他没这个福气，一切都是自己来。为做一个支架，他找遍村里每一棵树，最后在庄外的苹果园里，方寻得一截舍适的木杈。

那时日子贫困，一家四口就住一间小破屋。徐锡匠昼夜不停地锤打，锤打，锤打！干得顺手，一天能打两把壶。每天深夜，老婆孩子都是枕着哒哒的木锤声入睡。光阴匆促，锤声悠悠。几年后，徐锡匠练就了技艺打出了名堂，翻身盖起五间敞亮的新房。祖父学徒时，浑身是师傅管教的烙铁印；父亲走江湖，风风雨雨历尽人世坎坷。而他二十多年就镇守在家，凭一手绝技招引八方锡客。他的幸福生活，就是这样一锤一锤敲出来的。

一把锡壶打出来，大致要过化锡、压板、下料、成形、打磨几个关口。化锡之时，一柄铁勺，下边炉火纯青，上面锡波闪烁，似一泓月光下的湖泊。锡匠双目凝神，他在观察火候。锡色晶亮，星花点点，正是倒锡的最佳时机。待锡色发黄或发紫，就是熬过了。然后是压板，行话叫倒叶子。贴了毛边纸的滑石板上，一根棉绳摆出U字形，再压上另一块滑石板。右脚踩住两块石板的一边，左手微微扳起上层那块，右手翻勺将锡水从两块石板的开口徐徐注入，溢满石板紧压的棉绳“U”字为止。几分钟后，石板打开，棉绳抽去，一叶香气灼人的锡片被锡匠啪一声摔在脚边，像刚烙熟的大饼。锡片的厚薄取决于棉绳的粗细，而厚薄的均匀全凭手脚的感觉。如果一张锡片厚薄不均，就要返工回炉。等锡片完全冷却，依照样子剪出所需的备件，这叫下料。接着，铁砧木锤，哒哒声碎，锡片在灵巧的手上柔若无骨，几番变化，渐渐看出大模样。锤形最见匠心和技巧，漂亮不漂亮，就看这一关过得怎么样了。心里所出，手里所成，心手合一，你想什么花样就出什么花样。不过，别看柔锡如水，遇上用力不匀的击砸，就会出现裂纹，让你前功尽弃。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，锤声时高时低，时疾时缓，听来清脆踏实，像山道上的马蹄。形象完毕，一遍遍的打磨开始了。这是粗糙向精致的过渡，相当于一篇文章的修饰润色。大锉，小锉，粗砂，细砂，之间还有一把飞快的削刀。锡屑阵阵，如雪飘落，直至壶面平如镜，滑如冰。最后，拿一根一根节骨草——也叫木贼，蘸着清水，来回地擦拭，擦拭。锡壶的光亮，一丝丝地露出来了，一点点地显出来了，一层层地透出来了，从指缝里，一股股地流出来。

打一把茶壶，一天的功夫就没了。而打一套酒具，则要耗时七日。

徐锡匠天资聪慧。手艺传到他手上，有了许多的独创。他拿出一套酒具，锃亮的锡盘之上，六只雕花小锡杯围绕一把细腰葫芦般的玲珑锡壶。提壶在手，果然姿形优美，态象典雅。高扬的壶嘴儿弯垂的壶把儿旁逸两侧，长袖舒展，歌舞流畅，好一个皎皎嫦娥的幻影。无须斟酌，无须三杯两盏，只看一眼就令你醉意蒙眬。

徐锡匠打锡壶，宁可一把不卖，也不做差的。贪念之下，锡中掺铅，几个识得？但苍天有眼，风清月明看得真切。一件锡器做成了，仔细端详端详，感觉不是十分满意，即刻投进炉中，化锡为水，从头再来。徐氏锡壶，不怕打量。几番擦拭，雪亮不减，跟前一站，能照出人来。

中国梦 文学征文
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 山东省作家协会 主办